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野叟曝言
第二十一回 美女和新詩暗吐情絲一縷 良朋驚錯信瞎跑野路三千

鸞吹、素娥二人忽見銅屏向又李頭上直劈下來，嚇得魂不附體，齊叫一聲「阿呀」，幾乎跌倒在地。又李卻早身子一蹲，兩隻手將銅屏捧住，從從容容的拿進房來，插放座子上面，覆身坐下，問鸞吹等因何叫喚。鸞吹坐在椅上，覺道這頭裡森森的搖動；素娥青著臉，伏定桌兒，俱答應不出。惟有素娥這丫置笑得眼睛沒縫，稱贊道：「白相公好大力喲！」鸞吹定了一會，說道：「哥哥真天神也！小妹心膽俱碎矣。」素娥勉強站起，說道：「相公以後還須保重，倘傷了力，如何是好？」又李道：「酒後粗狂，也不知賢妹們如此膽小，此時正在深悔耳。」大家又講些閒話。用過夜膳，鸞吹因吃了驚，先進去了。又李與素娥解衣就寢。素娥道：「相公真不顧人性命的，險些兒不把奴嚇死也。」又李道：「我對璇姐說過要娶四個慧姬，一算，一醫，一說詩，一談兵。談你這種膽量，若到戰陣之上，聽得轟雷也似的炮聲，看著刀槍劍戟，紛紛擊撞，殺人如麻，流血成河，豈不真要嚇死？所以勇力易得，膽氣難求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，麋鹿興於左而神不撓，此荆軻之勇，非秦舞陽所得幾其萬一也！前日江中唱歌女子，若無膽氣，縱練得純熟，演得便捷，一到臨時，必然失足。可惜沉埋於此，徒作賣解之人！你若有這般膽氣，我便不惜工夫，將兵法傳授，了我一樁心念也。」素娥道：「小奴看著廚下殺一隻雞兒，那雞翅一撲，兀自嚇得亂跳，還敢到戰陣上去？兵法一事，只好讓相公去尋那賣解女子，傳授心法的了。惟有醫道一端，略知梗概，要求相公細細指教。」又李道：「醫法與兵法無異。殺賊必知賊情，既知賊情後可用將；醫病必知病情，既知病情後可用藥。用將知將之所長，尤必知將之所短。用藥亦然，取其長而避其短，然後殺賊而不擾良民，治病而不傷元氣，至賊情之虛者易知，實者易知，惟虛而示實，實而示虛者難知。病情亦然，水極似火，火極似水，非詳探確驗，鮮不為所誤矣！既知病情，則三審當亟講也。一審天時，二審地勢，三審人宜，如兵家之天時、地利、人各也。春夏科冬，用藥各殊其時，固也；而一時中，復有兩晴燠寒，風雷晦蝕之不同。南北高深，用藥各殊其勢，固也；而一邑中，復有山陵陂澤，原隰斥鹵之不同。強弱老少，各殊其宜，固也；而一人中，復有盛衰喜怒，淫勞饑飽之不同。消息變通，一毫不可拘泥。三審之外，又有三宜：一宜專，治一經之病，而雜以各經之藥，則牽制而無功；如宦者監軍，十節度俱敗，是也。一宜平，藥不求奇，方不避熟，寧守正以紓遲，毋行險以僥倖，如孔明不用魏延子午谷之計，是也。一宜慎，智術有窮，情偽難測，稍不加察，毫釐千里。昔東垣治病，已煎黃連石膏之劑，復換桂附，用至數十斤方愈，可見病情之難測。所以諸葛如此神明，只認個謹慎二字。將欲熱之，必先溫之。將欲寒之，必先涼之。淺學者皆為模稜，豈知古人之心，誠有所慎乎？立方如佈陣，逐病如搗巢，忌過劑如戒窮迫，扶元氣如謀善後。至若五臟六腑之應，五色六味之別，五運六氣之宜，以及寒熱互施，補瀉反用，分標本於因緩因急，治子母於隔二隔三，一切機宜，俱關緊要。如六韜三略，不費窮搜，參互會通，成為名將也。若夫提綱挈領，則斷推仲景一書；《素問》、《靈樞》、《難經》、《脈訣》，既沉浸而含咀，則其源已深，以仲景達之，其流乃沛然而莫御地。百病皆生於感，仲景以傷寒發之，通其義而百病受治矣。故感之雜暑雜溫雜熱；雜濕者，輔之以河間；感之由於陽虛者，輔之以東垣；感之由於陰虛者，輔之以丹溪，感之由於真陰真陽虛者，則仍以仲景八味丸加減治之。綱舉則眾目斯張，領挈則全裘悉振，此亦如左氏一書，為兵家提綱挈領之要也。」

素娥傾耳諦聽，如啜江瑤，如聞天籟，如醉中山千日酒，如飲盧仝七碗茶，喜得滿面天花，一心奇癢，伸出纖纖玉手捧住又李之面，說道：「相公醫理如此神明，真個一月千川，一雷萬谷。奴雖愚暗，亦覺茅塞頓開，靈機忽啟，散錢歸索，暗室逢燈。若早遇相公十年，怕不成了名醫哩！」又李道：「你今年止十七歲，怎說早遇十年？難道你六七歲時就知醫的麼？」素娥垂淚道：「奴本儒門，先父沈杏園棄儒學醫，有名無時，潦倒半生。奴年九歲，父母俱亡，哥子有事，被家叔賣入府中，以至於此。奴自四五歲先父教奴識字，就把《素問》上的字寫出指教，一二年內，把《靈樞》、《素問》、《難經》、《脈訣》、《仲景傷寒金匱》這幾部書都讀完了。先父細意講解，小奴悉心聽受，日以為常。後入府中，偷看架上醫書，老爺盤問，小奴瑯瑯背誦，又粗為分解，老爺大加稱贊，將所藏醫書都付小奴收管，至十一二歲，家中人有病，竟教奴醫治起來。此奴學醫之始末也。」又李道：「我說年紀怎如此通曉醫理，原來是個醫中的女神童哩！我家中尚有許多秘書，回家時便傳與你，了卻我一半心事也。」兩人講得投機，分外親熱，也如璇姑一般，你憐我愛，交股並頭，互相摩撫，沉沉而睡。

次日起來，素娥身子又爽健了好些，因到未公靈前，拜謝夢中指引之事，又是一番哀感。又李因是朔日，亦來展拜，與鸞吹兩人同在傷感。那嗣子洪儒聽見哭聲也趕到柩前，拜而垂淚。又李見他光景大異從前，因勸說道：「我看世兄近日舉動比前迥乎不同，氣質甚覺溫柔，性情大有感觸，這是回頭機括了。從此當努力向上，不可再和那些小人為伍，要想老伯一世清名，豈可自我墮敗？所守先人產業，何苦白送與人？將來娶妻生子，撐立門戶，好不煩難，幸有祖宗遺產，現成受用，豈不快活？這些小人貪你銀錢，與你如兄若弟，非茶即酒，若到你破家之後，誰來睬你？世兄雖未曾讀書，喜得年紀還小，及早收心，請令姐教導些文理出來，便可掙個功名。老伯同年故舊甚多，或者另有際遇。論起職分，該有官蔭，若補得上，更可接續縉紳一脈；即不然；亦可捐個監生，擋抵門戶。前日法堂之上，險些兒受了官刑，不要說矯怯身軀捱不起無情竹片，而一經刑責，虧體辱親，有何面目以見鄰族親友乎？」說罷不覺垂淚。洪儒大哭道：「我自今以後再不去搭那班人了，只在家中聽姐姐教訓，任姐姐罵我打我，總不違拗的了。」鸞吹哭道：「你若肯如此，我情願日日拜你，還肯打罵你嗎？我自從告狀之後，恨你入骨，哥哥替你討饒，我還心不甘伏，後來靈前看你那種可憐之狀，心裡又疼痛起來。這幾日見你言動舉止都不比從前，我心上甚是喜歡，你若認真讀書，三更半夜，我總陪著，教導你的。」因指著素娥道：「我已認他為妹，吩咐下人都稱為二小姐的了，你若也肯改口，便在我兩人身上包管教你些文理出來。你原是我堂弟，嗣了過來就是我嫡嫡親親的兄弟了，爹爹面上，滿眼睛就看著你一個，有個不盡心竭力教導你疼惜你的麼？」說罷淚如泉湧。洪儒竟跪在地下，抱住鸞吹兩足，號哭道：「姐姐不要哭了，以後再不敢搭那班人了。」鸞吹含淚喜極，逼令素娥相叫。自此素娥竟稱洪儒為大兄弟，洪儒竟稱素娥為二姐姐矣。又李大喜道：「世兄竟是一變至道，愚兄回去亦覺放心。」鸞吹道：「全虧哥哥苦口相勸。」又李道：「還是老伯冥中祐助。」大家又同在靈前拜了四拜，走進內廳。洪儒就要往東邊宅內去，鸞吹一把扯住，說道：「如今不必另爨了，哥哥在此，你便是主人，該陪他吃飯。以後你的田地收起租息，不必貼備飲食，積攢兩三年，便可將所賣之日恢復轉來了。」洪儒依言，陪待至夜方去。

到了初三，日頭才出，任公已發速帖，隨後就著人來請。又李笑道：「好性急的人。」回了去不多時，又是一個差人竟守在門前不去，停了一會，竟是連一連二的人來。又李沒法，只得上轎。到了內衙，直讓至後堂，任公倒身下拜，又李拖不及，同叩起來。只見上下兩席擺開，請又李南面而坐。又李再三不肯，方把席略撤，又李席向西南，任公席向東北。堂中不用一男人伺候，俱是丫鬟僕婦。獻過三道茶，一簇婦女先擁出夫人來，鋪氈拜謝。又李急跪下去，說道：「夫人如此過禮，晚生如坐針氈矣。」夫人道：「妾身夫婦只此兩女，若非先生神力，小女已登鬼錄，二小女抱此痼疾，豈得永年？先生之恩天高地厚，即日日叩拜亦難報答耳。」拜畢，又是一個女子走上前來，但見：

眉似曉山，秀氣恍從天外落；目如秋水，靈光疑向月中來。杏臉暈桃腮，朝處那當窺鏡；櫻唇封瓠齒，（齒楚）時只解傾城。嬌怯怯楊柳腰兒，虧人扶你；薄生生藕花衫子，無力勝他。裊裊行來，六幅湘裙，低護兩彎蓮瓣；深深拜去，幾層巫袖，輕旋一捻雲窩。

這女子背後又是一個披髮女子，生得亦甚美麗。齊齊的立在紅氈，拜將下去。又李連忙欲拜，被任公雙手扯住，道：「小女蒙救命之恩，斷斷不消還禮的。」又李只得受了。夫人等進去，任公陪著又李，劇談豪飲。丫鬟拿著一幅鬆綾，遞與任公，任公立起身，就著那丫鬟與又李道：「此大小女拙作。前日捧讀過尊詠，把玩不忍釋手，拙荊令做此詩，以志仰止之意。先生直言指教。」

又李起身去接，見那丫鬢大指是個驕指，接過看時，見那書法如朵朵鮮花含著曉露，嫣然欲笑，甚是可愛，復看那詩道：

吳江才子謫仙胎，要看豐城劍氣來。彩筆千秋垂海岳，巨靈獨掌握風雷。華求赤土成灰劫，煥拭西山幾夢回？莫向延平問消息，眼前神物總成埃。

又李一連念了數遍，忽然拍案大贊道：「此奇才也！不意閨閣中得之，真足令鬚眉削色矣！」任公道：「弱齡女子，偶爾塗鴉，求先生指示紕謬，怎麼敢當過譽？」又李正色道：「晚生賦性疏狂，從不肯虛譽一人。此詩格律謹嚴，精神湛足，是不消說了；只這一種饑渴之情，笙簧之好，徘徊宛轉，慷慨淋漓，跳蕩於楮墨之間，不拘形跡，不落筌蹄，足令喜而式歌，感而成泣。此晚生一知己也，一畏友也，當請出來，待晚生肅拜謝教，並求全集，付之剞劂，以垂不朽，庶莫邪不至塵埋，以少報拳拳之意耳。」任公道：「此先生宏獎後學之苦心也，小女菲才，如何當得？只是小女讀了先生佳制，如食江瑤柱一般，朵頤不已，必要求觀全豹，不知先生可屑教否？」又李道：「晚生偶有吟詠，出口而忘，落筆即置，不特未災梨棗，亦且從未抄謄。既一會愛痛等嗜癡，晚生亦丑難避影。從前之作已等鏡花，近日所哦尚留鴻雪，請給中書錄呈，大削可也。」任公向那丫鬢道：「晴雪，快拿筆硯並取薛濤箋過來！」須臾拿到。又李笑道：「江花易盡，何消許多？」因援筆將《舟中憶母》及《滕王閣辭》二首寫出。任公看了一遍，極口稱贊，即付晴雪送了進去，太息道：「人不逢時，聖賢亦與庸愚同盡。先生說王郎僥倖，真定論也。以先生之才德，尚屈於一衿；雖飛鳴日月，已足令人歎惜。至若蔽同年之子洪長卿，才情學問雖遠遜於先生，然就弟所見聞，實未有出其右者，而乃一官匏係，二豎膏肓，倘因此竟赴玉樓……」

又李聽說是洪長卿病重，不覺大驚失色，也不等任公說完，直立起來，急問道：「這洪長卿可是現任太常博士的嗎？」任公道：「正是。」又李急問道：「他這病是真的嗎？」任公道：「昨日弟有家人自京中回來說的，他起身的隔晚，還到長卿家中，聽說病已數月，勢甚沉重，醫生都不肯用藥哩！」又李聽說，心如刀割，顧不得任公在座，竟是救聲大哭，說道：「此晚生第一良友，即此告別，立刻起身去了。」忙忙的作了一揖，急望外走。任公出於不意，慌慌的一把扯住，說道：「先生尚未用飯，就是進京，今日也遲了。」又李一頭走一頭說道：「良友病危，晚生方寸亂矣，飯吃不下，明日是更等不及的了。」任公那裡扯得住，只得追送出來。

又李不及坐轎，大踏步走到未家，直進書房。鸞吹等接著，未及問話，又李道：「煩賢妹們替我收拾行李，即此告辭進京去了。」鸞吹大驚道：「哥哥這是那裡說起？」素娥著慌道：「相公為著何事，滿面都是眼淚？」又李道：「我曾說過，生平第一好友是洪長卿，如今聽說病已垂危，那裡還敢耽擱？須著未能回去，把我進京去看病之事說明，斷不可遲誤；素姐之事且莫提起，待我回家詳細稟知家母方妥。」鸞吹、素娥俱知又李熱腸，不敢妄留，都說道：「去是該速去的，只是今日斷來不及，一面收拾行李，僱覓牲口，明日早行了。」又李著急道：「有什麼來不及，只要一個行囊，牲口沿途僱覓。趕到京中，倘還未死，醫得他活，固屬萬幸；即不然，亦得握手一訣，這是差了時刻痛悔終身的事，還只顧說那遠話。賢妹們若不替我收拾，只得空身而去了。」說罷滿眼垂下淚來。鸞吹、素娥急得沒法，慌忙打起鋪陳。又李已向靈前哭別，一手提了鋪蓋，飛步出廳，鸞吹、素娥七跌八撞的直追出去，只聽見又李口中說著「保重」二字，如飛去一般，連影也不見了。

鸞吹、素娥面面相覷，呆了一會，只得進來，喘息定了，恨道：「總是這知縣不好，有甚要緊，一替兩替的來請，請了去就給這一個凶信，累我姊妹們千言萬語一句都說不及，真好苦也！」只見未能進來說道：「縣裡打發人來送四樣路菜，一百兩盤費，說隨後官府就來拜哩。」鸞吹道：「人已去遠了，還拜誰呢，快回他去！」未能答應出去。素娥道：「阿呀，不好了。」鸞吹也失聲說：「不好了！忘記了盤費了。」素娥一頭走一頭說道：「我去對未能說，追一遍看。」鸞吹連忙趕進房中，搶了一大封銀子，跑到廳上，只見未能正點著頭出去，鸞吹急喊未能，未能道：「小的去追白相公。」鸞吹道：「帶了銀子去，萬一他不肯轉來呢！」未能接銀，如飛追去，到城門口問時，看城門的說道：「這一個人那樣走路，約摸走了十里路了，那裡還追得上？」未能暗想：「別個人追得上，這白相公是追不著的。昭慶寺那樣高屋，兀自跨上跨下，像階沿石一般，就騎著快馬可也趕他不著哩！」正走回來，只見遠遠一匹馬出著響頭，飛也似一般跑來，喊道：「未管家！可曾見白相公？」未能看時，認得是縣裡家人，說道：「去遠了，趕不及了。」那人道：「老爺吩咐，必要趕轉，送銀子與他，還有要緊話說哩。」未能回頭看時，已是跑出城去，只聽見鈴聲響了。未能縮住了腳，暗忖：是這樣跑法，只怕還趕得及。覆身到城門邊去候信，到晚來杳無音耗，去留城門，管門人道：「今日是一夜不關的了，要等方才那騎馬的鄂爺趕了什麼白相公轉來，才許開城哩！」未能放心，忙趕回家與鸞吹說知。鸞吹、素娥都喜道：「有甚要緊說話？只趕得回來才好。」吩咐廚下給飯。未能吃飽，點著燈籠，仍到城門邊候信，直候到三更天，才見那匹馬踱回來，忙問可曾趕著，那人掙眼看了未能一看，道：「那裡趕得著？就像騰了雲去了，我趕出城時，路上人都說差十里路，那知直趕到夜，問著人還說是十來裡。這馬到夜是不肯跑了。除非趕到京才趕得著哩！」未能道：「我說是趕不著的哩！」各自回家覆命不題。

又李當日足不點地的，走了半夜，走有一百多里路，在路旁一個古廟裡歇了，也沒解開鋪蓋。約有半更天光景，更是耐不得了，又起身，走了有四五十里，天才大亮。身邊摸出幾十文錢來，買點心吃了。又走到九江府，渡過江去，又渡過濯港，擔閣多了，只走了一百七十里。到黃梅縣地方，天色已晚，各家都上火了。因想，欲速則不達，如此走法，怕乏了，反不妙。還是僱驢接力，夜裡也睡一二更天方好。主意定了，就下了飯店，打算僱驢。店家道：「直要過了廬州府，到宿州、桃源一帶，才有驢僱哩。沿路若撞著回頭驢子，更是便宜；若僱緊包程，須十兩一頭，不如騎站驢便宜，也是快的。」又李想僱包程的好，打開被囊卻沒銀錢，路上沒有解動，定是他們忘記的了，忙把順袋翻轉，倒出家中帶的盤費，錢文藥物以外約有八九兩銀子。想前程是僱不成的了，且騎站驢趨路罷。

走了五日，才到紅心驛地方，問明設有站房。那日就往站房裡歇了。那知又李是騎不慣小牲口的，那驢又騎不動，要跌仰下來，緊勒一勒驢口，又勒破了，到了站裡，費盡唇舌，賠了一二百錢，站驢又僱不成了。恰遇著一群回頭驢子，講定五兩銀子送到京中，又李大喜，連趕了幾日響頭，那驢再支不住，伏在地下，只顧喘氣，總不起來了。後面驢夫趕來看見，打了幾鞭，見打不起，知是真病，滾在地下亂哭亂嚷，道：「死了我了！」又李心上更是著急，別的驢夫道：「這不是哭的事，大家幫著扛起來，撮弄到前麵店裡去請獸醫看視。」那驢夫來要藥錢，說醫好了大家沒事，若是死了就不得開交哩。又李數錢給與，看著天色，只顧跌腳歎氣。那驢吃下藥去，沒甚動靜，獸醫說是夜間吃料就有救了。又李著急道：「我不追你的銀子，我自去了。」那驢夫嚷道：「我這驢值幾十兩銀子，生生被你打死，你到說得好太平話兒！」又李氣破胸脯，只得等了一日。到半夜裡，驢夫大哭大喊起來，那驢已沒有氣了，店家人等都來勸講。將換錢剩下的二兩多銀子、一條袂被、兩件棉衣都准折了，賠算一半驢價。打發停當，已是四更天氣，提了被囊，竟出店門，一路反是僥倖，虧得早死了些；又恐那驢實係起急而死，心裡復是不忍。

走到日出，已是滕縣地方，第二日宿在東平，想著盤費將完，前去七十里就是東阿縣了，葉奇等尚未歸正，不義之財不可假貸，亦且怕有耽擱，誤了正事，四更起來，便往小路抄去。那知路雜難行，夜間更沒人問，走了十里倒錯了八里，急得滿心火發，抄出高堂州來，整整的走了三日。這日趕到德州，因無盤費，一日竟未吃飯，覺道疲乏，將晚就下了店。店小二道：「爺還是進京的，還是瞧大言牌的？若是瞧大言牌的，就替爺預備早飯哩。」又李道：「是進京的，誰要瞧什麼大言牌！」小二答應去了，又李淨過頭面，往後面去解手，心裡籌畫盤費，想更無別法，只有當大衣服的了。恰被側首小房裡一盆水直傾出來，衝著地下灰土，又李縮腳不及，把兩隻鞋子濺了一片都是泥水。又李道：「什麼人，眼睛都沒有的？」只見屋裡跑出一個人來罵道：「你又是眼睛的，敢開口罵人麼？」就是一拳望著又李劈面打來，又李側過頭臉說：「不要動粗，我也沒有罵喲！」那人道：「咱學動這一遭兒粗！」又是劈面一拳，又李閃過，笑道：「真個要打麼？」那人道：「算你乖，且著咱這一腿！」又李更耐不得，將腳照准那腿輕輕一灑，那人已跌倒，嘴裡喊痛。只聽旁邊看的許多驢夫、車夫，唵哨一聲，蜂陣般裹上，被又李提起一個掃去，早掃跌了兩三

個，其餘的往各房裡亂跑。又李放下手裡這人，卻一個頭眩倒在地下，絕不動彈。那些跑的跌的驢夫車夫，重複裹來，發喊道：「打死人了！」

這一聲喊裡，卻把合店客人一齊驚動，趕出房來。只聽見一個人叫道：「那不是素兄麼？」又李把那人一看，大喜道：「原來是雙人！」地下那人已是爬起，一道煙走了，眾車夫驢夫都慌得跑了，眾客人也各自走開了。雙人道：「吾兄為何事進京？尊寵可曾進門？」又李道：「遇得你最好。長卿兄病重，現在怎樣了？」雙人道：「長卿從未有病。」又李道：「這又奇了，我聞他病重，連夜趕來，怎竟說沒病？」雙人道：「愚弟起身，他現在送行，況與他時常相會，有病沒病弟豈不知？且請問吾兄之信從何而得？」又李喜得鼻涕眼淚都笑將出來，道：「既是沒病，謝天不盡了。大便甚急，且出了恭來和你細講罷。」又李解畢進屋，小二正在送飯，又李道：「我的飯也拿這裡來，那鋪蓋也搬來，我和這位爺一處歇了。還要給盆水，要洗掉腳上這泥哩。」小二沒口子答應。雙人讓又李上炕，一面推搦炕邊上睡的人，罵道：「蠢奴才，文相公在此。」又李道：「意兒好睡呀！」意兒爬下炕來旺了兩旺，把眼睛擦了幾擦，忙跪下去磕頭，叫了一聲。又李把前後事情約述一遍，因囑道：「路上只說我姓白便了。」雙人轉囑意兒，意兒道：「曉得。只怕要錯叫出文相公來哩！」雙人道：「這蠢才！只要留心就是。」因向又李作賀道：「恭喜又得一位尊寵。那長卿病重之信，弟想起來了。數月之前，東廠斬直點了秉筆，要收羅時望，因長卿名譽甚重，叫人來致意，說要特本保薦。長卿本欲棄官，因家貧需此微祿，所以托病辭絕。斬直不信，屢遣親信之人來探聽，長卿竟告了三個月假，在家養病。恐斬直探察，吩咐家人，俱說病重。任公家人進京大約正在此時。」又李道：「這不消說了。我一路擔著無限憂疑，豈知不特不死，並未病，其樂何如？今日須痛飲至醉，一則替長卿慶不病之喜，一則與你敘久闊之懷。但我囊無一錢，吾弟可有餘貲，足供平原之飲。」雙人道：「窮儒館穀，雖是無幾，然十日之飲尚覺裕如。」因叫意兒去打了十斤酒，又買些菜。小二送進熱水，又李洗過了腳，坐下對酌，說些新聞，講些時政，這十斤酒不知不覺的都飲盡了。正是：

他鄉遇故傳佳信，久旱逢霖中聖人。

雙人道：「弟明日要留此一日，去看打大言牌，吾兄有興同去一看，到後日回南何如？」又李道：「我此時得了長卿確信，其興百倍；且為著斬直之事，正要物色英雄，雖出處未定，不得不且盡目前，明日陪吾弟同去便了。」睡至五更，小二來催又李起身。又李道：「我因遇著這位鄉親，已不進京，要同去瞧大言牌哩！替我也煮上些飯罷。」小二道：「這大言牌是難逢難遇的，如今也想回來了。」又李、雙人吃飯後，帶著意兒，問了路徑，竟投東門外大**寺來。正是：

七煞旗邊踢元武，九蓮台上倒觀音。

總評：

又李擲屏，鸞吹、素娥嚇至魂不附體，生素笑至眼都沒縫，讀此書笑者什百嚇者一二，惟愚乃屢屢嚇至魂不附體，雖未必深知此書之妙，或差勝於生素之贊歎雲。

此回完醫妾本傳，自合回顧詩算下注兵法，妙在醫兵雙論，儼如合傳，使素娥天淵二人分拆不開，幾莫辨其孰僕孰主也，文至此乃幾於化。

素臣與璇姑單論算，與素娥則兼論兵論算，在日略見於夜，論醫則專在夜，那得有雷同之病。其詮解元妙，雖使留侯持箸東垣著書亦無以過，豈非絕世奇文？

聯絡天淵就易，聯絡金羽極難，忽於素娥口中逗出早遇十年之說，乘便即入醫中女神童之贊，帷燈匣劍，巧奪天工。

鸞吹認素娥為妹，下人俱已改口，獨難強之洪儒，餘為作者躊躇再四，頗費安排。文從素娥拜謝未公入筆，俾洪儒聞聲而至，又李藥石已投，洪儒哭悔，方摯人以鸞吹之言，何等便益。既泯訐訟之釁，復定姊弟之稱，雙管齊下，靈妙極矣。尤妙在素娥拜謝恰於朔日，又李等非無端而集於前回，先安放洪儒悔心，欲檢文契之事，更覺針鋒相對，無一毫扭合痕跡也。甫令生素等改口，即埋伏洪儒改口之根，並於前回洪儒兩眼紅腫已先埋根，始笑餘之躊躇不免於張趨之知也夫。

湘靈一詩，又李何至傾倒，蓋其所以感激矣。千秋垂海岳，獨掌握風雷，固是極贊，猶未若張華、雷煥赤土西山之慷慨泣訴，居然延平之合也，使又李為相如之徒則負之而走耳。肅拜謝教並求全集付梓，使神物不致沉埋，卻之以恭，諭之以正，此又李之大學問大術智，迥異憐才暮色者流。所以連念數遍而忽然拍案大贊也。初讀至此，倘然不識其故，僵臥如死人者數日，而忽然得之，輒復拍案大叫，贊歎不絕，當世錦繡才子試一參之。

或謂果如子言，湘靈不免於文君矣，何足為又李之妾？曰君寡而背父母以奔者也，湘靈女而奉父母之命以致其情者也，正判若黑白，何擬不於倫至此極耶。

又李聞長卿有病，便自放聲大哭，即此告別，立刻進京，寫朋友之情至此至切，伐木車笠諸詩歌俱可廢矣。鸞吹、素娥千言萬語一句都說不及，並至忘記盤費，未能如飛而追、鄴升出轡而趕，口廟歇止半更，鞭驟喘氣而死，層層簇寫，百倍精神，天下即有此等朋友，亦無此等筆墨表之。吁，可痛哉！

提掃驢夫不過為雙人合筭，故一見雙人，暈倒者即時爬起，不更稍費筆墨矣，或問：雙人何妨直出？予笑曰：直出甚易，特呆笨，少機趣耳，作者當日即焚香禱祀，不願公等讀此書也。

提掃驢夫不止為雙人合筭，兼為打播先聲，此謂奇文如寶。

本為進京卻不進京，本不看大言牌卻偏看大言牌，才子之文真如生龍活虎不可捉搦。